

喜迎2026级新同学

大石河的水,上庄坨的风
——秦皇岛煤校琐忆

□ 郝先树

(接 232 期) 17、图书馆与我

秦皇岛煤校的图书馆有多少藏书,我不知道,却是我心里向往的校园中的地方。同学们常来这里借阅书籍。学校给每个同学都办有一个借书证(如图所示)。

先后我来借阅过历史书、文学书、英语书、汉语语言书、数学书、哲学书。专业书来借过很多次,除了数学外,还有如计算机编程语言方面的,但书名均不记得了。

煤校图书馆坐落在西区起坡处。南为一条上山的道路,依坡而建。借阅书的窗口向东,十分地窄小,装满书籍卡片的长条盒子,需要借书人在这长条盒子里边,一张一张地抓拉卡片,看中哪本书,取出哪张卡片,交给图书馆管理员,图书管理员她压下你的借书证,登记,去里面取了书,递出那个小窗口。这是我记忆中的煤校图书馆借书的全过程。

图书馆东边,隔了一条南北路,是排球场。排球场东边,是单杠、双杠和跳远沙坑运动区域。而顺了这场这坑的南边,是一条东西方向的林荫小道。这条林荫小道西去,直通图书馆南侧上山的起坡道路。这条林荫小道,也是我们往返教室与宿舍时最常走的路。

在秦皇岛煤校,我们拥有给我们上课的有声老师,还拥有图书馆这个等待我们开发与利用的无声老师。在煤校的图书馆面前,我就像是一个举了镜头在挖一座矿山的人。

1986年我们语文课的“毕业论文”作业是自选题目的。我选的题目是《论“高山下的花环”的语言特色》。结果,与王庆瑄老师一起探讨过这个选题后,我才知道我有多么地不知天高地厚了。但选了,就要尝试一下。我从图书馆借来一本《汉语语言学》,前后通读了两遍,同时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读来读去,试图边读理论,边结合小说,写出我的“毕业研究成果”。

18、洒泪惜别的煤校恋人

无恋爱不青春。

青春本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恋爱季。

一个没有爱情之花绽放的校园,是不真实的大中专学校校园,其反倒像是一个缺陷腿少腿的人,是不正常的、不健全的大中专学校校园。

秦皇岛煤校两年里,对于21-22岁的,在身体生理上和心理上同时不断走上成熟的男生女生,相互产生对彼此的爱心慕意,是再正常不过的“自然现象”了。

校园爱情,是世界上最没有市侩算计的、最为纯洁的、彼此价值观念最是趋向一致的爱情。得之者,实乃人生之大幸。成者,琴瑟同鸣,牵携到老。败者,也往往会将彼此作为初恋,珍藏心中。

当年,秦皇岛煤校财会、物供、运销、计统四个专业都有几对公开地在谈校园恋爱的。我记得同班的J兄曾一度与85级财会专业的一位女生在交往。

计统843班的Y与W、L和Z,也是陷入恋爱中的两对男女同学。

而煤校学生会女干部王小昆,她也是留校生,在我们在校期间,一直在与一位83级男同学相爱。这个男师兄毕业后,为了与她走到一起,放弃回家乡,而分配在我们煤校南边的柳江煤矿工作。

物供专业有一个我认识的84级男生G,临毕业前,与他

所倾心的女生,抱了,哭得是稀里哗啦。

G曾事先找过学校,请求学校将其二人分配到同一个工作单位,G甚至说了他可到女生的家乡去而不回自己的家乡好单位,可当年学校终究也没有帮他做到这一点。G的校园爱情,竟然要面临着如此痛苦不堪的无果之果,这是毕业前的他,从未曾想到过的败局。

“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你,我既忍受着羞涩,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;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,但愿上帝保佑你,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。”

为了安慰他,我把普希金的诗《我曾经爱过你》抄录给了这个内心悲伤、一度走不出来煤校初恋的G。G眼含泪两手颤抖地读这首诗的场景,我记忆至今。

而不公开的,我知道的,现在回想起来,也仅有计统841班的H男生和L女生了。

直到毕业后,工作了,这二人才寻机大胆坦露各自对彼此的心迹。

这个H兄弟在信中询问我的意见。我又会有啥意见呢。再说这都是啥时候了!

我当时“骂”这个H兄弟胆小如鼠,缺少男子汉气概,在煤校校园里,活生生弄丢了他的可贵又纯真的爱情。

那时候,H已经分在山东郯城,L业已分在河北张家口。要跨省调动工作,比登月还难。

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是我写给H兄弟最后的话。后来,H复信给我说他认了这几个字。如此,H和L,秦皇岛煤校校园中的这一对有情人,毕业后尽管坦露了彼此爱意,却也终未能结为现实中的连理眷属。在H和L的灵魂深处,我知道,这又怎是一个“殇”字了得呢!



(秦皇岛煤炭工业管理学校计统842班40名同学1986年7月毕业分配去向。藏圣绘编制。)

19、离校前发生的一件事儿

1986年7月,那个火热夏天里的火热月份!我于秦皇岛煤炭工业管理学校计统专业毕业了!毕业后我的工作单位也分配好了。在山东轻工业学院的魏连堂和在山东建筑工程学院的张学友,二人早就拟定了一个暑假北上东北游学计划。连堂谈的是轻工造纸专业,学友专注的是建筑给排水专业,故,其北上参访锁定的目标,一是佳木斯,二是哈尔滨。佳木斯谓之中国造纸行业中的重镇,哈尔滨则富有俄罗斯风格的建筑遗迹。从济南北上东北,火车要经过秦皇岛站和山海关站。自1984年于黄县中学高考分手后,我们三人,除了春节回黄县老家时见个面,是再无相逢机会的了。

上庄坨校园里,邂逅了往昔师生满园时的喧闹浓意。未毕业的师弟师妹们,已放暑假返家。因了等待二位黄县中学老同学的缘故,我成了那一届最晚一个离开上庄坨校园的毕业生。计统841班的一个男毕业生,这期间,自行返回了学校。

那天,下着小雨。有风。风吹着石头房前的柳树枝,如女孩的裙边在轻轻地摆动。他向原一班班主任大声地哭诉,说班主任给他分配的破单位,根本不能称其为煤矿,不过是地方上一个平响而已。我走过去,安慰了他一番,劝他说果真如此,班主任和学校一定会想办法的。他脸上挂着泪水,情绪上不那么激动与稍加安静了。这时,为难中的、显得一筹莫展的、年轻已婚的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、原籍为河南某地的、曾教过我们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一班班主任王留芳老师,向我投来了无声的感激目光。熟悉的校园里,那天,只有我们三人,立在风雨中,情感上不分了你我。

我们计统842班的班主任李子安老师,也来看望了我一回。他走进我住的最前排学校招待所性质的房间,坐在我对面的一张床边沿儿,与我详细说了我的工作单位分配过程。他说,同班的姜万德和我,都有机会分配到龙口去,虽然我老家是龙口的,但他量了一下地图,发现蓬莱的姜万德离得更近些,这样便把我分配来了煤炭部直属的国企山东省坊子煤矿,把姜万德分配到了山东省烟台地方煤矿管理局。我听了,不知道咋说,只好在一旁,应声附和着他。学生分配工作单位,是一件大事,也是一件难事儿,尤其在模棱两可的时候。我理解班主任李子安老师的工作难处。

同班的孟凡义同学,在离校前找过我。他被分配到了山东省惠民地区的地方煤矿管理局。

依我的估计,他报到后,肯定要二次下分到具体煤矿单位。而据我的了解,惠民地区那里没有大型煤矿,中型的也没有。他找到我,想让我与他协调一下分配工作单位。他说的原因是惠民离他老家距离太远。我没有答应孟凡义同学这件事儿。他一脸愁容地离开了我。望着他的离去,我心里也是空落落的。

写忆到这里,我才发现:回忆,于此刻,是种美丽的痛。说其美丽,是谓生活的真实,坦途抑或曲折,都是生活手掌的两面。说其痛,自然与情感关联。同学分别,是一种痛。分配工作单位失意,是一种痛。班主任的分配工作难处,也是一种痛。

但上述所忆,还不是本文我要写忆的那件事,我只顺带写忆之。

那时候的联络方式,主要是写信和到邮电局寄信。信也准时,路上不会耽搁。事轻话少的,有的直接写明信片,寥寥三两句话,简洁了然。依了连堂来信中确定的时间,我去了秦皇岛火车站接站。火车站上,我准点接到了连堂。我们穿过广场上吵闹的旅客,登了一辆开往60里外上庄坨的公交车。1986年7月,那个火热夏天里的火热月份!那时的火车车窗是可以往上提起来的,坐火车的人,最爱依了火车窗口,一路让风吹光身上的闷热与油腻感。那时的长途客车,多数也跟火车一样,没有空调,上公交车的人,国内各地没有排队的习惯,都挤着上去抢座,早上去抢座位的,就是靠了车窗能享受一路风吹的乘车舒服感最高的人。座位全坐满了,余下的人,只有站着。在公交车站上,我和连堂一开始让后边的人群力量顶进了车内,幸运地,因为我们位于人群的前端,上车后都找到了座位。我为此感到庆幸:不用在这么一个大闷热天,站上60里地了!汽车蛇形地转悠着,走出了秦皇岛市区。不久,道路就变成了不宽的土路。路边村庄里用石头垒砌起来的平房,不断往车后退去。越往前行,道路弯道越多。汽车过了林庄镇,往北走,在一处不大的上坡路段,汽车竟然滑了下来。在一车人的责备声中,司机加大了油门,轰轰,一股浓重的油烟味,马上灌满了车厢。一次,汽车滑下坡来。再一次,汽车又滑了回来。第三次了,汽车冲到一半,马达竟然“噗嗤”一声,着起火来。浓烟在司机旁边越来越大。一车人惊叫的惊叫,拉开车门往下冲的往下冲。车门离地面有两个路牙石的

高度,有人因为后边人的推挤,相继就跌倒在车门前地面上。此时,惊慌失措的人们,不管不顾地“前赴后继”地踏着这几个倒在地上想起来一直起不来的人的身体,几步跨跳到了十几米开外的地方。我当时就是这不管不顾的“前赴后继”的队伍中的一员。逃到了安全地带,待我定睛回望,首先看到倒在车门前地面上的人,最后是一个个咬着牙扶着腰慢慢地站立起来,瘸着拐着地,一步一步挪移到我的身边附近。其次,我看到了连堂。起火前,他和我都坐在车厢后边。这会儿,我看到连堂他不但没有跟我一样“前赴后继”地冲下车来,他还正在帮助司机,用了灭火器灭火。一瞬间,我被我看到情景震撼住了!这就是我!这就是连堂!这就是八十年代的大中专学生!时代骄子!有责任感的一代!

强烈的对比,给我心灵带来一股强烈的羞耻感,令我顿觉无地自容。汽车马达的火,终于被连堂和司机当场合力扑



(1986年7月间拍于北戴河海滨。合影中自左至右分别为:郝先树 张学友 魏连堂)

后记

闲遐里,我曾读过席慕容的《山月》。现基于其原文,稍加改动,谨向我们秦皇岛煤校二年的青春岁月,向我们的母校,向我们的师长,致敬!

“我曾踏月而来
只因你在这里
山风拂发 拂拂 拂拂露的肩膀
而月光衣我以华裳

月光衣我以华裳
林间有新绿似我青春模样
青春透明如醇酒 可饮 可尽 可别离
但终我俩多少物换星移的韶华
却总不能将它忘记
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轮月
照了长城 照了上庄坨
而又在那夜 照进大石河

从此 悲哀粉碎化做无数的音容笑貌
在四月的夜里 袭我以郁香
袭我以次次春回的怅惘”

郝先树(笔名郝一凡)

2025年10月01日至同年11月9日
夜晚琐忆并散记于潍坊浞河畔耕心斋